

知往鉴今

方言是人的另一张身份证

□ 岚皋 潘斗应

三沟汇一河，群山抱五村；安康岚河边居地，语通黄州音。

这就是岚皋县城西北部的晓道河。别看这个巴掌大的地方，它却是我境内最为特殊的一个方言岛，而且是一座孤岛。岛上村民四千余人。

晓道河乡并入佐龙镇后，现在仅仅是一个地名的形式存在，非乡非村。撤乡并镇、农民进城……春夏秋冬，时事更迭，晓道唯方言不变，如蒲公英的种子，微不足道，却落地生根。

岚皋县的方言主要属于西南官话成渝片，即成都、重庆话片；晓道方言则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江淮官话旧称下江话，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两省江淮之间及沿江以南部分地区。

黄孝片又分黄州片、孝感片、黄梅片、江南片。

明朝末年，出现大量移民，民间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熟语。也就是说，湖南、湖北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江西迁入的。追根溯源，晓道河乃至整个陕南的方言之根应与赣语有关，而赣语又是融合了中原汉语、吴语和楚语的产物。在唐宋以前秦汉以后，中原对江右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移民，中原的汉语和吴语、楚语相互交融渗透，形成赣语。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各地语言网状交织，丝丝缕缕，纵横穿插，演绎变革。

最近，有文史专家从晓道河大里坝沟、小里坝沟、插杖沟、龙王沟、银杏沟口及太平寺等地的古碑文上，查证到二百年前的清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由于战乱、匪患和天灾等诸多因素，致许多湖北黄州府人及零星安徽人迁移至晓道河。晓道河三大家族之一的潘氏族谱上也佐证了这一点：“岚皋县晓道河潘姓101世潘宗瀚，字辉先，幼失恃事继母不缺甘旨。后扶父母从湖北黄陂迁居陕西兴安府郿坪小道河……”

潘宗瀚为晓道河潘姓之始祖。据族人口口相传，说当时由于匪患，腊月28日那天潘宗瀚携家人逃入逃至竹溪、平利一带，后落户于晓道河。没逃出来的家人当天悉数遇害。所以潘姓人氏一般在腊月28这天就开始吃团年饭，以寄哀思，渴望和平与和谐。

晓道方言在岚皋“势单力薄”，在安康市境内也是孤家寡人一个，常被本县其他乡镇一些人以鹦鹉学舌的方式幽默一回，活跃一下气氛，但有时候从那张脸走板，夸张滑稽的声音里你能隐隐听出排斥和轻视的意味儿。就像汉滨区和旬阳境内的方言类似关东话，而又被许多关中人认为是“非我族类，外人之地”。

安康市区和旬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秦陇片。其实安康祖上多为荆楚移民，有极少部分粤北、江西人士。荆楚，明清时期的湖广，今之湘、鄂。

川渝加上少量湘语元素构成了岚皋的方言体系。岚皋方言与晓道方言看似一家，实则邻里，各具特色。李花有李花的芬芳，桃花有桃花的妖娆，百花盛开才是春天。

汉滨区流水镇一带的人与晓道河人时前后山人，一前一后，相映相衬。十里不同音，隔山不同调，语气语音的隔山之羞，并无碍于两地的语言交流，求同存异，平等往

我市举办《石门颂》拓片研习笔会

本报讯(记者郭斌通讯员张瑞林)6月11日，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专业专业委员会与市老年大学书画系30余人，共同在市藏一角博物馆开展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石门颂》拓片观摩研习活动。

活动中，藏一角博物馆的讲解员首先向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专业专业委员会、市老年大学书画系的书画爱好者们详细讲解了《石门颂》拓片的历史故事和重要意义；陕西省国学研究会汉学专业专业委员会专家讲述了关于《石门颂》的临摹技巧。随后，书画爱好者开始临摹作品，并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他们表示，通过观摩研习《石门颂》拓片，认识了石门汉碑的艺术特点，领会了汉字隶书的博大精深，让自己探索到汉文化的深刻内涵，能够参与这项活动非常有意义。

岚皋县作协赴官元镇开展采风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曹英元)近日，岚皋县作家协会采风团一行10人赴官元镇开展“探古今·看发展”主题采风活动。

采风团一行先到古家村参观有“天空之镜”之美誉的古梯田，置身古韵悠悠的老院子里，聆听“红香米”的传说故事，感叹官元先贤们的聪明才智。之后，

来，你喜欢吃的酸菜面也是我的美味，我喜欢吃的腊肉炒洋芋粑粑，也是你餐桌上的佳肴。

在岚皋，晓道方言和佐龙方言虽都属于江淮官话黄孝片，但二者的语气、语音和语境又有所不同。相比之下，佐龙人说话尾音比较短促、内敛，晓道人说话尾音较长且外扬，像唱曲儿，悠扬婉转，词尽韵长。

晓道河的方言各县的人都听得懂，却成为本县某些人茶余饭后的笑谈。我曾在县城一家乡镇企业任办公室主任，一次，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会议议程，清清嗓子：“请大家安静，现在开始开会……”话音未落，下面“轰”的一声，笑炸了锅，场面顿时失控，我窘得无地自容。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县城边人，滔河、花里、官元等其他镇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说晓道方言的我一上场便溃不成军。

县城边人方言无异于岚皋的普通话，质轻音柔，如春风拂耳。事后，领导与我谈心时，旁敲侧击地让我学习说城话，说这是工作的需要……

再后来，国企破产，我把不到4岁的女儿托付给爸妈带着，我们夫妻一同外出谋生。年终回家时发现女儿说着一口地道的晓道方言。给她买了一只4斤左右的烧鸡，她说“这只烧鸡果大呀！”我把一串葡萄从塑料袋里掏出来，发现葡萄在坐车时给挤碎了一部分，女儿见状就说：“这葡萄咋果懒了呢？”妻子惊得差点把下巴掉到地上。第二天她手拿一根青黄色的细竹棍，对女儿开始了最严厉的语训家法。

哎！妻子轻叹一声，她教累了，让我继续。我的方法和她恰恰相反，如果女儿的组词发音准确了，则给她奖励一瓶娃哈哈，趁她得奖正高兴的时候，再给讲一些简单词汇的正确用法……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晓道河的青壮年相继外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外面天地大，南腔北调，语系纷杂。晓道方言的特点是字一顿，粗犷浑厚，口音清晰，语速缓慢，像在铁板上钉钉子，韵味厚重，有质感，还有那么一股子凛然的狠劲儿和韧劲儿。当然有一些俚语若没有人翻译，外地人是听不懂的，比如：东西没放平稳，叫“超超”；过日子，叫“过日子”；讨厌、不喜欢，叫“不爱贱”；受伤不能干活了，叫“搭坐工”；吝啬，抠门，叫“龟子忒”；往前摔倒了，叫“板儿扑”；往后栽倒了，叫“搭坐沟子”，不一而足。但晓道河整体方言的特点，韵音、音调都接近普通话语发音，所以，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晓道方言都能与对方无障碍交流，且很受待见。

走出去，拿回来，晓道语言不断吸收新的词汇，在发展变化。现在，你很难从年轻人那里听到正宗的晓道方言了。在历经年漂泊，每次回家，我更愿意接触年龄大的长辈，听着他们的方言，听着乡音，倍感亲切。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老是老家方言的叛逆者，不禁莞尔。如今大半生已过，又川流说起了晓道话，人老了，乡音和方言却在返老还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认为晓道方言无异于岚皋乃至安康市域地方话的“世外桃源”。

方言是一条河流，它源于祖宗的血脉。方言，如果是一个人的另一张身份证的话，我愿意让它来证明我，证明自己是一个历经沧桑而又不屈不挠的后山人。

文史春秋

重拾红军宗旨

1936年，胡宝玉在鳌头山组建的川陕红军游击队被紫阳县国民政府收编，委任胡宝玉为县自卫队分队长。

一天，胡宝玉的随从士兵在县城泗王庙附近，遇见一名身着国民党军大衣的中年人。经盘问，那人叫许金禹，是湖南人，以前是胡宗南部下的文职人员。胡宝玉正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办理军务，就把许金禹留了下来。

没过几天，胡宝玉带领许金禹等人前往蒿坪，欲向詹幼卿借兵剿灭云雾寨的周华堂。走到县城后面的炮台梁时，见路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搜其身，发现一封信函。胡宝玉不识字，许金禹看罢信函，说：这个人叫周华堂的信使，信的意思是约詹幼卿合力消灭胡宝玉。

许多年过去，父亲果园里的葡萄呀、柑橘呀统统不见了踪影，就连那些密集生长在土地周围，形成了一道钢铁长城般的火棘灌木篱笆，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沿着老房子后面的水泥公路往上一百米，转到妹妹新建的房舍后面，一方堰塘碧波荡漾，芳草萋萋，岸边柳荫下，有三两垂钓爱好者，手执钓竿，或坐或卧，悠闲自得地等待着鱼儿上钩。

思绪的火把瞬间被点燃，穿过一条长长的时空隧道，照亮了那些激情澎湃的往昔岁月。

房屋门前的葡萄丰收了，承包地里的柑橘也在陆续挂果，收获就在眼前。可我住在高梁上，门前的土地由于坡度大，土地贫瘠，保温效果差，所以一遇上干旱，丰收就成了最不确定的词汇。为了确保劳动就有成果，果园旱涝保收，修建一口堰塘就被父亲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终，房后井泉湾的一块湿地被父亲看上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人到中年的父亲，突然间有了使不完的力气，没黑没明地在土地里忙碌着。

父亲去区里找到领导，请来懂水利的技术员。水利员拿着卷尺，带着水平仪，跟着父亲来到了井泉湾湿地。井泉湾，是我家祖祖辈辈吃水的地方，那里有一口石头砌成的深井，据说已经存在了百年。百年老井水清激透亮，常年四季不枯不溢，有时候遇上干旱，就连河坝周围的住户都要爬坡上来挑水吃。

紧挨老井的南边是一小块水田，覆盖着茂盛的芦苇、菖蒲等水草，远远望去很有一种“蒹葭苍苍”的感觉。湿地再往南是我家的承包地，平坦而肥沃，常被父亲用来种植土豆、玉米等农作物，收获的土豆个大质优，玉米颗粒饱满。

水利员先用水平仪仔细测量水准，又用尺反复丈量，最终选定了在水井南边的湿地以及紧挨着湿地

安康人喜食酸味，浆水面成为当地名小吃。而四川人喜食辣味，四川的火锅不用说，连四川女人都称为辣妹。我是安康人，可我住在安康最南邻近四川的地方。这地方可能是从喜食酸味到喜食辣味的过渡带是。我既爱吃酸，也爱辣味，我对酸辣之味情有独钟。

说来也怪，我们当地有一种泡菜，被称为酸菜，集酸辣一身。这种酸菜，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手工制作。这些在坛坛罐罐里用盐水和香料浸泡过的蔬菜，非常的清脆、醇厚、有嚼劲，酸得让人掉牙，辣得能让人掉泪，而且制作简单，食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我从记事起，就和这酸辣有着不解之缘。我家的酸菜坛子里放着大量的辣椒，所以无论再放进什么菜都有浓浓的辣味。酸辣的味道，也许是世间最平淡无奇的，可吃起来津津有味，吃起来也是津津有味。我一直认为酸辣之味乃是人间最难得的美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酸辣的泡菜总是特别引人注目，即使不吃饭的时候，有时也偷偷捞一些出来细细地品尝，如同现在孩子们吃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食品。说实话，当时的感觉说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炒菜的时候，我会把酸菜切成丁，或者丝，配以不同的蔬菜，或者肉类，或者杂碎，所炒成的菜肴立刻有了不同的色香味，这时候真的感觉清爽无比，仿佛站在挂满累累果实的树下，突然吹来了一阵和风。

外出旅行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带上一瓶酸菜，坐在奔驰的列车上，无论是买上车上的饭菜，还是吃自家的干粮，我总会打开那酸辣的瓶子，安

“抗日三字经”始末

□ 紫阳 李录志 方万华

胡宝玉联想到不久前才遭了一次暗算，这次巧遇许金禹破译书信，算是避开了一劫。便带一行人到高坪，许金禹奉劝胡宝玉说：打土匪不能只为报私仇，滥杀无辜，要为老百姓保平安。胡宝玉觉得许金禹才识过人，听了他的话，从个人恩怨中走出来。紫阳、汉阴、镇巴等地群众都亲切地称胡宝玉为“胡保安”“胡春风”。

兵投陕南抗日军

胡宝玉任县保安中队队长期间，他自任鳌头山陕南游击队指挥，陈代贵为队长，许金禹任参谋兼文书。

1936年上半年，陈代贵率领几个弟兄参加了何继周在汉阴领导的另一支游击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前身。胡宝玉认为陈代贵背叛了他，要与何继周的游击队誓不两立。胡宝玉找许金禹商量对策，许金禹坦诚劝说，困难当前，何继周的队伍以抗日救国为宗旨，伸张民族大义，陈代贵队长的选择没错，要给予支持，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抗日。胡宝玉听了，心里豁然开朗，便主动与何继周取得联系。“西安事变”后，已任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军长的何振亚，率部开赴前线，胡宝玉想全员随军。何军长考虑到后方需要稳定的兵源补充地，商定他留下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胡宝玉欣然奉命了。

踊跃参军杀敌人

1938年春，胡宝玉要奉命参加省战时干训团受训6个月。临走前，支持许金禹在西元河关帝庙办私塾的想法。许金禹在教学期间编写了《抗日三字经》作为学生教材。如下：

人之初性中间爱国家当务先
我中华福履山川大地物博礼义
邦尚文明讲道统爱和平小日本贼寇
兵犯东北占三省延祸水至平津
夺我土杀我民卢沟桥开战事委员
长逃重庆丢上海失南京好河山遭蹂躏
国家仇民族恨我民岂容忍
驱倭寇起共鸣义勇军老百姓赴国难
齐请缨洒热血仗义愤陕甘宁有

教星举义旗去东征健儿快当兵
上战场打日本挺长枪奋短兵杀敌人
立功名报国仇雪国恨保家国多荣立

这篇《抗日三字经》通过他的口述，在当地群众和鳌头山陕南游击队中广泛流传，对激励人心、奋起抗战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紫阳县、汉阴县和汉中市镇巴县等地有300多人参加了抗日队伍。

大智若愚怀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许金禹在焕古乡柯家院子（今汉阴县漩涡镇上七村）落户，并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继续教书。他手抄了《百家姓》《三字经》等通俗读物数十份，散发给附近农户，帮助青少年识字扫盲。1952年冬，许金禹去世了。

许金禹当过军，深怀大义，颇有见地；当私塾先生，传递文明，同情百姓。许多人说他像共产党的人，他本人则不置可否。这种学识渊博，仁智兼备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往事并不如烟

父亲的堰塘

□ 汉滨 石昌林

的承包地里修建一口深2米、宽20米、长60米的堰塘。

仿佛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热火朝天的集体时代，热烈而又紧张的劳动场面开始了。

父亲同样请来了乡亲们帮忙。在区上技术员的指导下，几十号人聚集在一起，手拿铁锹地站在堰塘里，锹土往竹篮箩筐里送；肩挑竹篮箩筐的在堰塘堰坎之间来回穿梭，将泥土运到堰坎上。劳动的人们欢声笑语，顾不上揩去脸上的汗水，你追我赶，生怕落在别人后面。

最为壮观的要数堰坎上夯土的场面了。四个人站成一圈，每个人双手紧紧地攥住一根抛绳，抛绳的一端系在土夯上。说是土夯，其实是一个上底面稍小、下底面稍大、近乎正方体的大石墩，是石匠用凿子在更大的石头上凿下来的，大石墩的上底面四角再各凿出一个可以穿绳子的孔，就成了可以夯实基础的土夯。在刚刚夯过土的堰坎上，四个人一起用力拉绳，土夯被高高地拽起，四个人同时松手，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土夯稳稳地砸在疏松的泥土上。等土夯被再次提起来的时候，堰坎就留下了一个四方方的深坑。为了让夯土的人们一齐用力，同时鼓足干劲，劳动的人们喊起了号子，先由一个人起头：“乡亲们加把劲儿——咚”土夯被高高拽起来。接着是四个人齐声呼应：“咚——咚！”土夯落下去。

“堰坎儿就夯得实——咚”
“咚——咚！”

“堰塘它不漏水——咚”
“咚——咚！”
“谁家就心欢喜——咚”
“咚——咚！”

……

劳动节奏、节奏鲜明的劳动号子由劳动的人们喊出来，既像是歌唱，又像是呐喊；带着浓厚的泥土气息的劳动号子由劳动的人们喊出来，就充满了力量，就格外有气势，听得人热血沸腾，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动力。

堰塘修建好了，进水沟、沉淀池、出水沟等也都设计修建得妥妥当当。没过多久，一场春雨来了，父亲赶忙戴上雨帽，披上蓑衣，拿起铁锹走出家门去。父亲要去修整进水沟了，他要让一滴一滴的水都流进堰塘里。可是，一天一夜过去，守在进水沟旁的是父亲已经累得直不起腰，堰塘里竟然还是没有存下一滴水。父亲失望地回到家，抱着头，瘫坐在堂屋的椅子上。

就在这时候，区上水利员撑着伞，一身泥浆地来到我家门前。水利员告诉父亲，赶紧牵上耕牛，一家人都去堰塘里，牛脚也好，人脚也好，越多越好，用脚踩实堰塘里的各个角落。这样重复几次以后，堰塘才可以装上水。

等到夏天，堰塘终于蓄满了水。蓝天白云之下，一汪清水波光潋滟，顺着水沟渠缓缓地注入果园。堰坎上在春天栽下的柳树也垂下了碧绿的枝条，小草覆盖了裸露的泥土，堰塘周围一片花红柳绿。夏日的午后，我将我家的大黄牛牵来堰塘边饮水。

看着清澈见底的一池碧水，我忍不住脱去衣服，跳进堰塘里游泳。我家的黑狗“赛虎”也赶来凑热闹，在堰坎上绕着黄牛撒欢儿，看见我一个头扎进水里，便一下子猛扑到水边，却又不该下水，摇晃着尾巴，蹬直了前腿，一边后退一边狂吠不止。我家那些不甘寂寞的鸡们也来了，它们神态从容地顺着沟渠一路觅食到堰坎上，水足饭饱后的它们一会儿扇动翅膀，轻手轻脚地踱步消食；一会儿又单腿站立，歪着脑袋，眯起双眼，作出一副思考的模样。

后记

有了水利灌溉，父亲的果园连年丰收。黄土浓浓的葡萄颗粒饱满，芳香美味；柑橘圆鼓鼓，酸甜可口。它们中个大的果实流向市场；稍小的果实，葡萄进入葡萄酒厂，柑橘则进入罐头加工厂。而堰塘本身也被父亲利用起来，在里面养起了塘鱼，种上了莲藕。那些年，我走在乡村小路上，时不时就可以从广播里听见父亲的名字，而且前面总要加上勤劳致富带头人、农村万元户等头衔。报纸上同样如此。那些年，我实在不能够想象出来我的父亲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现实中的他，身材瘦小不说，走路时总是低着头。不过啊，我们家是真的富起来了！

现在的我再回过头去想想，我终于明白，如果当初没有政府提供的技术支持，没有技术人员上门指导，父亲万万不能够做到这些。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父亲，由于家贫没进过学堂，解放后，父亲先是进了政府举办的扫盲班，通过夜校学习，达到了读书看报写信的水平。后来，家里因为一场大火，父亲的胳膊落下残疾，失去了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能力，被政府安排进了代销点工作……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党的脱贫攻坚工作早在地执政之初就开始了

酸味辣味酸辣味

□ 紫阳 张斌

静的咀嚼，一面还要细细地品尝窗外跑过的绿色原野和连绵起伏的群山。这个时候，品尝酸辣，也仿佛品尝了整个世界的，那种幸福的滋味简直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

偶然我会回忆青年的生活，我曾在一个偏远的乡政府工作，离家很远，没有酸菜坛子。吃不到酸辣之味。只好退而求其次，找那酸溜溜的半成熟的李子或桔子，没事的时候就啃上几口。即是让别人调侃是不是坏死了，也不在意。也经常买些青辣椒，晚上也啃了，简单切几个辣椒，撒上盐，倒点酱油拌一拌，也不需要油，也不需要炒，一盘自己制作的凉拌辣椒就成了。下一碗面，或煮一袋方便面，便美滋滋的享用起来。在我眼里，酸味、辣味、酸辣味都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美味，珍爱无比。

不过，现在很难找出我这样简朴的人。一盘酸菜，几块馍；或者一盘酸菜一碗面就能将就一顿。前不久，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向别人介绍我说，这个人生活不讲究，一盘酸菜就行了。不过他特别强调要坛子里的酸菜。没有酸菜的时候，切几个青辣椒，放点盐和酱油，下一碗面也能将就一顿。更有甚者，我独自小酌的时候，也是用酸菜来下酒。几块酸萝卜，三杯两盏烫酒，逍遥如神仙。喝苞谷酒如此，

喝茅台、五粮液也是这样。有人说我糟蹋了好酒，似乎好酒只能在宴会上享用，而我偏偏喜欢在简朴中享受美味。

苏东坡有诗：“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在诗人眼里，吃野菜这种平凡的清欢，才使人间更有滋味。才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是来自对平静平淡的俭朴生活的一种热爱。

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所展现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观念也就全然不同。我认为酸辣的泡菜是世间的美味，也就喜欢拿出来和朋友分享，从来都不认为这是多么的土气。朋友中有喜欢的，那正好“臭味相同”，几个酸辣椒，或者几根酸蒜薹，或者几个酸萝卜也能一起整两杯酒，简简单单舒舒服服……朋友中有不喜欢的，害怕酸掉了牙辣出了泪，那我也不在意，除了多加了两个朋友喜欢的菜肴，自己却少不了一盘子酸辣的泡菜，无非独自享受而已。分享有分享的乐趣，独享有独享的妙处……

说到分享，生活中总有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画地为牢，以为与朋友分享的应该是香的，甜的，应该是那些高大上的东西。比如动辄数百上千的酒宴，其实，有时一盘酸辣的泡菜也

是极好的分享。《诗经》有云：“中田有沬，疆场有瓜，是剥是沬，献之皇祖。”沬，指的就是酸菜，古人用来祭祖，与祖先分享，可见酸菜自古是受青睐的佳品。

多年前，我下海在外打拼，远离家乡，吃酸辣的泡菜成了一件较为困难的事。偶然分享的泡菜，总是让我一两天内就分享或独享了。那时候，想念酸辣的味道的常常让我在午夜梦回中流出口水……偶然发现一位来自农村的小伙子总是一个人悄悄躲在大棚外吃酸辣的泡菜，于是就不停地和他套近乎，目的就是去分享他的酸辣。开始的时候他总是躲避，害怕我嘲笑他的土气和贫穷，后来见我真心喜爱他的酸菜，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这件事是已过足了二十多年了，但我从深深体会到的人生的路上总是需要分享的。有时就因为世俗的观念让人们之间的分享变得异常的艰难，可惜超越世俗的人很少，人生的酸辣乃至苦乐常常是独自品尝。这如同我们的人生，独自咀嚼生活的酸甜苦辣，所触及的不过是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找到可以分享的朋友，则可以让自己的胸怀变得的广阔起来。

如同我和孩子一起吃吃，我看到她一脸让酸辣的泡菜酸得只嚼牙，辣得只掉泪，一面还拼命往自己的嘴里送这些她喜欢的酸辣之味，我总感觉自己很快乐。父与子的分享总是让人心有戚戚，连孩子也足以品味，自己也成为一种风景。

品尝一盘酸辣的泡菜，又能浮想联翩，虽不惊天地，却有动人处。弦的魅力，这或许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大有大的震撼，小有小的美妙。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